

# 从龙川河到龙底江

朱良德

一条河横贯石阡、思南、兴隆南北，两地一衣带水，毗邻而居。这条河，在清代的《思南府志》中，被叫作义阳江。兴隆习惯于叫它龙底江，我们石阡则叫龙川河。石阡在上游，进入兴隆后叫龙底江。而在安元奎的作品中，他把它叫作古龙川。

龙川河是一条与我生命、成长及写作息息相关的河流，我的家乡坐落在龙川河一条支流的半山上。家门口有一条河叫鱼前河，我们习惯于叫它河沟。我母亲说，我出生时，河沟里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造成了灾难。为此，我父亲给我取的乳名也与这场洪水有关。后来，我听母亲抱怨说：“你们兄妹几人的乳名都是我取的，唯独你父亲给你取的乳名难听”，我却不以为然。

河沟里的一条与发源于佛顶山、白沙黑山沟水库的廖贤河里的洪水，在木瓜溪汇合后，流向龙川河。再与发源于印江北部，流经凯峡河、洋溪河的洪水在石阡县城的龙川河汇合后，洪水带着波涛汹涌的气息，由南向北一路狂奔，流向龙底江……那一年的滔滔洪水，不知给古龙川两岸的乡间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小时候，我几乎是在家门口那条河沟里泡大的。童年时代，除了上山看牛，割草和砍柴之外，就会邀上三五个小伙伴偷偷下河洗澡。因为河沟浅，没有安全隐患，加之那时大人们都忙于出工干活争工分，养家糊口，也懒得管我，我就成了一个野孩子。

河沟里的河水大抵是有念想，才如此枯竭，缓缓流淌的水声，却教会了我们有一种柔软的内心。我们通常找一个齐腰深的水塘泡一下午，位置也比较固定，也不管光溜溜的身子和嫩嫩的皮肤，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黝黑。泡的时间久了，也会跑到河沟两岸的水田里，像水牛在水田里洗澡一样，滚一身泥后，又嘎嘎嘎跳进水塘里打闹和嬉戏。如此反复，乐此不疲，仿佛水田下的淤泥，在我们身体上也接受了一次又一次波涛，也接受了一种流淌。

我们在水塘里打闹够了，就坐在有些滚烫的鹅卵石上唱童谣。其中一首童谣让我至今难忘：“月光光，要吃芒果。芒果没有熟，要吃腊肉。腊肉没有肥，要吃糍粑。糍粑没有打，要去河边耍。河边有只船，撑我下思南……”

这大抵就是我童年的幸福和向往吧。

但我从未在这条河沟里看见过船。因此，撑船下思南大抵就是一场梦了。

后来，我和母亲一起步行十公里的山路，到石阡县城赶场，在美丽的龙川河畔，我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船，船很大，是用水板订制的那种，木船用一根纤绳拴住，是用于两岸过往的行人渡船用。的渡过对岸就是繁荣的石阡县城了，那里又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这艘木船，我不知道坐了多少次。一来二去，我对龙川河就有了一段特殊的感情。后来，我以《龙川河》为题写了一首诗，后来发表，标题被改为《波浪的纤绳》：

小时候，我和母亲进城  
一路上石头咯脚，我们像一条河流那样  
翻山越岭，进入它  
那时它是清澈的，那时  
宽阔的对岸，乡村和城市的距离  
仿佛就是一条河流的距离

一条渡船，拉近城和乡  
现实和梦想的距离  
渡船把一些人运走，把我和母亲留下  
那个缓慢的时代  
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纤绳却磨得又滑又亮  
深深勒进历史——  
一个个波浪  
仿佛记忆，又是现实

后来，我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的题目，就源于这首诗中的诗句及意境。龙川河里的这条渡船是连接城乡，连接现实与梦想、现实与历史的船，但不是撑我下思南的船。

以前，倘若要从石阡撑船下思南，只能借木排当船在龙川河上漂流而至。这大抵也只能是一个梦想了。

没有一艘船可以撑我下思南，我就只能流连于龙川河及乌江的各条支流了。比如，河内渡、凯峡河、花桥河、石河、洗马滩、鸳鸯湖等。我常在河流中，通过河流蜿蜒、流动的形态，以及它源源不断的流淌中，去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有时，思绪就像山间蜿蜒流淌的河流，以一种自然、流畅的方式融入生活，这些河流常常给人以宁静、舒缓的感觉，也暗示着一种平和、安定的生活状态。因为这些河流始终没有激烈奔腾的流淌，我的生活中也就没有激烈奔腾的情感与顿悟般的思想呈现。如，《瀑布》中，我写道：“沙滩之上，一些雨水/避开人间的纷扰，往低处流/在峡谷的低处，汇聚成河流/我顺着水流，沉到了河流的下游/在心里藏下众多河流带来的秘密/一些流水，在绝望中/从高处坠落，更多流水/从低处，抚慰人间”。

后来，我始终相信，这些河流的流水，一旦流到龙川河，流到龙底江，流淌的都是大地的乳汁，养育了无数子民，浸润和抚慰着人间。

江河是文化之源头活水，它浸润大地滋养生灵万物之外，还在沿岸孕育了共同文化。兴隆与石阡毗邻接壤，我是必须去去的。

开始，是乘车路过，古龙川两岸的建筑高低错落，在不断变化，和龙川河两岸的乡间景致相似。河流，土地，土地上的植物、作物，大地上生命的流转气息，都有一种来自意识深处的亲近感。那些植物、作物，多像我的内心和诗歌，在适宜的环境中，经过保护、爱护、守护，不断成长，“从无到有”，历经生命的每个阶段。

或许，这是光阴，这是流水，这是生命的气息浸透与漫流龙川大地的造化。

后来，隔三岔五，我们就邀上三五好友到安元奎的“龙川草舍”小聚，把酒话桑麻。在每一次推杯换盏中，自然都会提到一条河——古龙川。他笔下的《河水煮鱼》《与鸟同巢》不仅是对古龙川自然生态的切入和描写，也是对龙川河自然生态的生动再现。《鸭客》等篇什不仅仅是对兴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的呈现，也是对石阡民间生活的再现和还原，让我感同身受，并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童年时代。

那时，一到收割后的秋季，在暂时空闲的稻田里，就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谷粒。就在这时，鸭客和鸭子们就粉墨登场了。我不知他们从哪里来，要去何方；我喜欢那漂亮呈半月形状的鸭棚，像一弯停泊在河流里的月亮船，可以撑我下思南。

由此，我断言，我儿时看见的鸭客和他的鸭子们就来自古龙川的乡间。他们从古龙川出发，一路逆水而上，途经龙川河两岸的乡间，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之后，最后抵达了我的家乡。

这次去兴隆，我们一早就沿着与古龙川相距咫尺的乡村公路，驾车直奔“龙川草舍”，这也算是从龙川河顺江而至了。一路上，几只苍鹭贴近江面在飞翔，它们大抵是要飞往龙川河，飞往我的家乡田野了……

古龙川是一条兴隆和石阡紧紧相连的河流，它在兴隆和石阡人民的血脉里流淌，是我们共居的精神家园。

这次到“龙川草舍”，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在“龙川草舍”老屋的龙门前，修建了一个漂亮的亭子，名曰“龙川草舍”，并撰联：龙川一脉诗书画，草舍半间归来客。正契合了此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朋诗友在此次聚饷，颇有诗情画意。从“龙川草舍”主人陆续摆上餐桌的美食，是最能看出兴隆人的热情和好客的，各种美食口味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午餐过后，我们从“龙川草舍”步行至兴隆场。这条因盐而兴的兴隆场已阅尽沧桑，渐渐衰落了，几间陈旧破败的瓦房见证了一段历史。

我站在龙底江岸边，站在兴隆场码头附近，思绪万千。据考，川盐入黔进入石阡，就是通过涪岸，沿乌江逆水而上，运往石阡的。思南是重要的中转站，春冬河水干涸时，兴隆场码头就是盐出江的中转站，由挑夫运送至石阡县城。

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看上去，是那么安详和静谧，也不管我们行人来来往往。或许，他更加怀念的，正是兴隆场昔日码头舟楫如梭，昼夜繁忙的景象。

午后，兴隆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安元奎带着我们，直奔天台山。

天台山，因天台寺而得名。清道光《思南府志》曰：“城南八十里义阳江之东，突起一峰，四围峭削数百丈，江绕其麓。舟行至此，推蓬而望，空中楼阁，缥缈云端，林木青葱，蔚然深秀。寺前一峰为印盒峰，与寺对峙，岚光离合，云气往来，石径盘纤。登其上，飘飘然有世外想”。

遥望天台山，我被那股安详静谧的气氛征服了。天台山三面环水，上游就是龙川河，下游便是龙底江。

天台山草木郁葱，青翠欲滴，一峰突起，上空飘着皑皑白云，青山白云相互映衬，相互观照，不觉之间给人一种风清气爽、心旷神怡之感。

到达山顶，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重修天台寺碑记”碑石、佛塔和天台寺石阶等遗迹。“重修天台寺碑记”记载：天台寺始建于明，清康熙年间重修，现已毁。我坐在天台山山顶上的一块石头上，阵阵凉风从江面上吹来，这或许是兴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了。

我站在天台山，低头看流动的河水，河水呈翠绿色，清波荡漾，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镶嵌着珠宝翡翠。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卷美景。

在天台山，我一路低头，朝圣，将身体贴向大地，我仿佛听见儿时的流水，在体内缓慢灼烧。这滔滔流水来自我的家乡，来自龙川河。最后，它们都将流向我心心念念的思南，流向乌江，抵达诗和远方！

# 沧海一岛存忠魂

罗建云

我素来喜欢行走于天地之间，在山川风物里打捞历史的余温，感叹岁月变迁，感慨江山如梦。

去年春节，我来湛江访友，期间聊到硃洲岛，说是南宋王朝最后的行都……对此，我产生浓厚的兴趣，计划去看看。只是时间不凑巧，错过登岛的渡轮，只能推迟到今年。元宵刚过，我便驱车千里，来到湛江，依照既定计划，去朝思暮想的硃洲岛，去寻找迷茫中的南宋历史。

硃洲岛是一座火山岛，数十万年前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是我国第一大火山岛，在世界自然地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较少有人知道，这座孤零零的火山岛竟然与南宋王朝紧密相连，竟然成为其最后的行都。

据《宋史·二王纪》记载：“景炎二年三月（1277年），置硃洲。四月，置硃洲，众立卫王昺为主，升硃洲为翔龙县。”由此可见，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护卫宋端宗赵昺、幼帝赵昺，浮海避难，辗转千里，最终在硃洲岛暂驻行朝，并非民间传说，也非历史杜撰。为了弄清历史轨迹，打捞历史真相，在村民指引下，我依次探访宋皇村、赤马村、宋皇井、陆秀夫庙、文天祥庙等古迹，堪称“一步一履皆是历史回响，一砖一瓦尽是忠义流传”。

行至宋皇村，村口的古榕树枝叶婆娑，树影间仿佛晃动着当年行宫的轮廓。宋皇村位于硃洲岛东侧，是南宋流亡朝廷的驻跸之地，当年大兴土木，建造行宫、营房、祠堂，总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希望凭借硃洲岛的天然优势抵抗元军进攻，延续南宋王朝苟延残喘的政体。只是，经历元、明、清朝代更迭，又遭日军疯狂侵略，行宫早已毁于战火，只留下残碑断石、古砖旧道，散落在村舍田野，默默诉说昔日的悲壮与南宋的苍凉。

村中老人见我寻访古迹，热情地围过来，用带着雷州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代代相传的故事。他们说，这里曾是南宋最后两个皇帝居住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沾着龙气，每一块石头都藏着故事。老人用手指着田间一块斑驳的石构件，告诉我那是行宫柱础，石面光滑，纹络清晰，历经七百年风雨依旧坚韧。我轻轻抚摸，细细查看，指尖触到冰冷的岩石，心中涌起滚烫的历史。回看夕阳西下，聆听轻涛拍岸，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一段岁月的悲欢离合，仿佛凝聚在方寸柱础之上，让人唏嘘，令人感慨。

离开宋皇村，前往赤马村，村名由来与一段千古佳话相关。相传，南宋君臣登岛之时，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何况海岛之上淡水奇缺，导致军心浮动，形势岌岌可危。危难时刻，小皇帝赵昺跨下的赤红烈马驻足不前，仰天长嘶，用马蹄奋力刨地，竟然刨出湿润泥土，将士参与开挖，随即清泉喷涌，解众人之渴。后人感念神马之功，便将此村命名赤马村，将马蹄刨出的泉水砌石为井，便成闻名遐迩的宋皇井。

宋皇井是我此次登岛的主要目的地。我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南宋王朝的行宫、营房、祠堂早已消失殆尽，但这口古井应该依旧保留，追随岁月默默诉说那段历史。井址位于宋皇村西南侧宋皇坑，又称八角井、马蹄井。据清朝光绪《吴川县志》记载：“宋皇井，在硃洲宋皇村南，泉味甘冽，不增不减。”由此可见，宋皇井是古井，并非网友戏谑的现代井。夜色降临，蝉声争鸣，独自一人缓步走近古井，竟然没有一丝畏惧，不惧寒夜将士仍在饮此水长歌。井口用火山石砌成，呈八角形，井壁爬满青苔，四周布满脚印，可见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往井中看，井深约三米，清澈见底，水草丰美，鱼虾成群，好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王国。从资料看，宋皇井终年不枯不竭，即便旱季，依旧清泉涌动。千里迢迢来到宋皇井，自然想品尝井水的味道。我找来树叶，做成碗状，取勺水嘴，清凉甘醇，沁人心脾，仿佛穿越七百年时光，与南宋君臣共饮井水，共同追寻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

站在宋皇井边，我的思绪翩翩。遥想当年，南宋朝廷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退守孤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如何抵抗元军的重重包围？只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守忠义信念的民族，纵使11岁的宋端宗在岛上病逝，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没有趁乱生变，而是拥立8岁的赵昺为帝，升硃洲为翔龙县，建翔龙书院，兴办学堂，大兴土木，力图复兴大宋江山。面对元军围堵，面对物资奇缺，依然在孤岛上练兵备战，整肃朝纲，用微薄之力守护华夏文明的火种。诚然，宋皇井的清泉，滋养了疲惫的将士，滋润了不屈的灵魂，激励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努力奋斗，才有今天的巨龙腾飞。自然，井水如获捷报，喷涌不断，清澈如初，化悲痛为力量，哺育一代又一代岛民茁壮成长。岛上的老百姓后来跟我讲，他们视之为圣泉，喝宋皇井的水，能养正气，可明忠义，这是祖先留下的福祉。

探访完宋皇遗迹，我怀着崇敬之心，前往陆秀夫庙与文天祥庙参观。硃洲岛虽小，面积才区区56平方公里，但这里的老百姓敬重忠义，明代始建三忠祠，祭祀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数百年来，香烟缭绕，绵延不绝。

陆秀夫是南宋左丞相，一生忠心报国，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硃洲岛，他尽心尽力辅佐幼帝，整顿朝纲，力挽狂澜，纵使身处境，仍然坚守气节，不曾有半分退缩。崖山海战兵败之后，宁死不降，年仅44岁的他背负幼帝赵昺纵身跳海，十万军民随之殉国，谱写华夏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驻足瞻仰，门口的对联“巨古忠贞昭宋史，于今泽德重硃洲”，让我的心中充满敬意。毛主席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陆秀夫以生命诠释了“忠”的真谛，其死重于泰山，其死感动天地。

据了解，文天祥为抵御元军，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并未亲临硃洲岛。但岛民仍然建了文天祥庙，与陆秀夫庙相距不远。我在想，岛民为什么如此敬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无数华夏儿女敬仰，也让硃洲岛民钦佩。试想，南宋末年，气数已尽，他完全可以另谋生路，却为挽救南宋，起兵抗元，屡败屡战，被俘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何等的民族气节？可以说，他的精神，与陆秀夫、张世杰一脉相承，共同铸就了南宋末年的忠义脊梁，谱写了华夏儿女的悲壮诗篇。岛民感念其忠义，建庙供奉，四时祭祀，代代相传，自是应该。回想“侧身天地成孤注，满目河山寄一舟”，在文天祥庙，我看到了大帝的忠贞、将士的英勇、民族的气节，有这种精神在，何愁“崖山之后无华夏”？

行走在硃洲岛，从宋皇村到赤马村，从宋皇井到陆秀夫庙、文天祥庙，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历史，每一缕香火都在传承着精神。这座火山孤岛，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挺拔，没有繁华都市的喧嚣热闹，却以最质朴、最简单的方式，守护着一段悲壮的历史，传承着一种永垂不朽的精神。南宋王朝早已覆灭，大宋江山早已易主，但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义士的精神，如同宋皇井的清泉，千年不枯，万年不竭。

离开硃洲岛时，海风夹杂鱼腥的味道，海浪拍打岸边的岩石，发出低沉的回响，仿佛是历史的低语，是忠义的赞歌。让我深刻感觉到，此番硃洲岛之行，看到的不仅是古迹，更是精神；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力量。诚如宋皇井的清泉，洗净尘世的浮躁；犹如忠烈祠的香火，点燃心中的正气。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七百年风雨如磐，七百年岁月流转，硃洲岛依旧，忠义魂永存。

为之幸哉，为之咏志！



题目的为什么在洪渡河前面加上溶溶两字，我想按照学者钱理群的思想来说，这多少体现了有趣、自由，有水有口有笑容，还有飞翔的雅致——红嘴鸥，这样的命名实在是妙哉。确实，洪渡河在我的老家新景镇流淌着，穿梭着，泊停着，实乃幸事也。第一次听说公溪口有个洪渡河，还是和几个同学在新景镇的桥下“插面条”后，一边“狗刨”着一边炫耀裸露的泳技，说有机会要去公溪口看一看。想一想口气是真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才读六年级，居然敢说有机会了要做什么。不巧，一个周末，机会来了，几个同学经过雷子堡、火炮厂走路悄悄到了公溪口，也就是洪渡河新景段。我去了后，看见小码头的木渔船荡来荡去，又想起了三舅舅那张在水中翻船游泳的照片，不禁从内心担忧。所以不敢游，就在船上坐着，在岸边的一个小商户那里花两角钱买了一根棒棒糖吃完，用拖鞋戏弄着河水一会儿后回镇上去了。因为我见识了他的浩瀚，如同初次经过黑

水镇的那个老砖厂砌口见到乌江北去一样，想想也是沉重加豁然开朗。

第二次见到洪渡河，是二舅舅刚入职客田镇政府，他说只要我能跟着他走路到公溪口，就带我去客田街上玩，于是我们从新景镇中心完小三舅舅的宿舍走路去公溪口，去那里赶车到客田。那时候有一辆中巴车从洪渡跑客田，我们刚到公溪口老大桥上，车就来了。还没有机会欣赏这一方山水，便上了车。关好车门后，在车上，我对二舅舅说，这是洪渡河，他说是啊，整哪样啊。我想他似乎还没有弄懂我说的什么意思，要是那时候知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意，我想我会说上几遍，直到他说哦，你是这个意思？

而自由的是，一次课间操期间晕倒被父亲带去彭水检查身体，经过的是从姚溪方向到洪渡，那时候为了时刻保持成绩第一，起早摸黑地学习，夏天热，冬天冷，全然抛之脑后，努力努力再努力。而突然获得一次远行，可谓自由的灵魂贯穿全身，贯穿幸运。来到洪渡河与乌江的交汇处，心里感激这么美好的风景，这一片神奇的水域！在登上渡船时，看见了陈校长在高音喇叭里天天宣布某某旷课已达半个多月还没返校的黄毛，心里不知咋的起了波澜。但是洪渡河还是懂我呀，让我与父亲安然过了河，到达了彼岸，让我们再去坐往远方的船，吃当地的米豆腐。可以说，我很听父亲的话，父亲叫我在渡船上不要乱动，我就真的没有动一下，扶着铁索一直到岸，我也知道随意走动的后果。

洪渡河，没有特别的怪石，但有平凡的丝丝竹音吹拂的爱；没有神奇的瀑布，但有连绵不绝的如父爱子的碧波荡漾。有一次，我身体有点不适，父亲经过多方打听，决定去信神仙一回。于是带着我去了洪渡集镇，说是那里有一个活神仙，会天眼通，能治好我的疾病。我们沿着改道后的新路，到了洪渡，“神仙”叮嘱我不要说话，不要回头。只听他嘴里念念有词，最后得结果。一，我家院坝里有一块长方形条形石要挪走，那是以前匠人用过的；二，我家阳沟后人头堡坎上有一个小石头，像烟盒形状那么小，是有个人刻意雕琢，要处理。三，要去坟地栽一棵四季青树。听“神仙”说完，父亲心领神会，回来后，于是照做，后来发

现我确实极其平安，健康顺遂，真是感谢了洪渡河这条安静又多情的河流，流往内心的琼浆呀。

对一条河流，似乎都是走马观花，流淌不停留，时间不停留，但是也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根深蒂固的。也是十年后，或许也是十年前，一次去西阳办事，去往公溪口坐船，发现去迟了，客船早走了。只好包船，包一条小型机动船。船长是一位女船长，偏老。我一再嘱咐她开慢点，她总说，你放心。船上就我一人，我一直欣赏着两岸的景色，目不转睛，两岸青山披绿坡，碧水荡漾逐渐近。没多久，就驶出了洪渡河，而且我还没欣赏够，所以到了老洪渡，我也没有发声，仍然笔直站立，直到在乌江上行驶了许久，我才听船长说，离龚滩不远了，于是我把船长的鱼竿甩到河中。嗨，没想到，停下来靠边等老船过时要一条鱼上钩了。船长说，运气真好，这条鱼你要不要带回去呀，我喝了一口中途打捞起来的洪渡河水说，不了，放生吧，让他游回我出发的地方。

这一次，感受真深，也因那时彭水电站筑航，洪渡河似乎才有船只冥荡，才有自由的人儿流串，比如有一次，坐客船从龚滩返回公溪口，当客船到了公溪口码头后，有人在发动机僻静处午睡半醒说，再载一程到牛耳岩，到了一起付账。没想到，那开船的人，不但不冒火，还说，好嗨。

也是因为这次出行，多年后我在铜仁工业园区进厂打工时，遇见了再副县长去厂里对接调研工作，在空闲时闲聊了几句。他走访时看见了我，并对我说，要好好生活，好好上班，照顾家庭。我说，我想请假去洞庭湖参加一个诗会，旅游几天，不知道能请到假不。他说，兄弟啊，不必要的事就不要去了，你本身就坐不得车，还懒得跑，去外面有的是机会。你还是每年过年回去乌江上旅游一番吧，租一条小船，带点天然气，钓一条鱼起来，用矿泉水煮着火锅吃，且不更好，既舒服又飘逸。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有点不服，而且已经找到了反驳再领导的词。我说，全程坐火车去晕个灯呀。后来送他去公交车上，还是服从地说，这种生活降下多年前在洪渡河就尝试过了。我看见他摇下车窗，喝了口水，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一句好好上班，然后返回了。